

● 博格达文学丛书

深处的人群

韩子勇文化评论

韩子勇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格达文学丛书

深处的人群

韩子勇文化评论

韩子勇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处的人群:韩子勇文化评论集/韩子勇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790-0

I. 深… II. 韩… III. 文化-新疆-文集 IV. G127.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175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0991-2813860(编辑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总 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 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第一辑 文化的言说

文化新疆 心灵故乡 / 003

先进文化与民族精神 / 031

当代的耐心 / 043

阅读与文化传播 / 048

多源多彩的文化景观 / 056

用文化的方式建设物质世界 / 074

在新疆…… / 080

碎语16则 / 092

第二辑 艺术的言说

看戏日记 / 131

品戏随想 / 153

巨灵如风 / 162

一篇关于“原生态”问题的发言片断 / 210

关于创作《木卡姆的春天》的几点意见 / 213

大型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诞生记 / 223

在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创作生产动员会上的讲话 / 233

碎语17则 / 241

第三辑 文学的言说

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 283

漫说“长篇” / 295

散文自治区 / 311

诗歌生活10则 / 345

深处的人群 / 371

碎语12则 / 402

第一辑 文化的言说

文化新疆 心灵故乡^①

向西，向东——古典世界的景象——大地与云霓——在路上——心手情

向西，向东

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陆权时代，中央王朝的目光主要是向西的。

在我们的神话体系中，无论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以昆仑神话为代表的创世神话都是占先的。在历史展开中，向西的交流也是主要的驱动力。中华民族的陆权时代，历史的展开方向可以用一个“ㄣ”字符号来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古典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先民们只能沿自然地理所规定的方向去前行、去拓展。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壮大的容器，同时，也大致规定了古典文明的规模、类型和结构。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一目了然，向东是当时的人们无法征服的万顷波涛，向东的冲动只能俟到大航海时代才有可能（在我们是郑和下西洋），在此之前，只能留下蓬莱仙话，只能留下徐福借托为始皇帝寻找不死之药带童男童女远走扶桑的蛛丝马迹，只能留下与万顷碧涛小规模纠缠……

向北积温低,是苦寒之地,是密林、沙漠和草原,是冻土带,没有大的人群和文明……这些地方,对于农业的中央王朝而言,难于农耕而易于猎狩和游牧,直到今天也地广人稀。

向南是热带雨林,当时的气候较今天更加湿热难捱、瘴气弥漫。就像《商君·画策》中所言,先民“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开拓不易。古代聚落,多选择林疏地平、地力肥厚、不冷不热的大河冲积扇平原,一些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文明,像尼罗河流域的古文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恒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但黄河、长江流域所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是最大的,它的文明规模也最大最稳定。

中央王朝的腹地选择在易于农耕、温凉宜人的大平原地带,有足够的黄土面积,能够形成较大规模的文明和社会势力。在这里,自然地理所赋予生存、发展、成长空间特别重要,它决定了一个大陆国家的庞大形态,庞大到足以应付、吸收和消化后来南下的游牧力量,庞大到能够维持形态的稳定、统一和多元……甚至它也决定了,在古典社会中央王朝在政治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体制。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由于向北、向东、向南的困难,由于陆权时代的这些自然屏障所形成半封闭的自然地理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其成长发育期,有一个保护性的“蛋壳”,有一个加速壮大、比较早熟的特点,而一旦“成年”,其体量、规模、实力和结构,又使它具备较高的稳定,很难被撼动。也许,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ㄅ”字型结构中,最难突防、也最晚被突破的,是万顷碧涛。只有当西方掌握了征服大洋的工业技术进入大航海时代,对手携坚船利炮从海上杀来,中央王朝开始经历“千古未有这变局”。其次是热带雨林,中央王朝的力量很难持之以恒地长久深入、立足,同样,在南部也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最为复杂的是北方,在世界最大的农耕文明的北方,是世界最大的游牧文明,宽阔的北方具有敞开的特点,贯穿欧亚的草原带,像敏感的神经,而此起彼伏的游牧力

量有了这样一个绝好的平台,发挥着最好的机动性和自由度,这也决定了中央王朝向北的用力最多,古代中国内部的挑战和冲突主要呈南北向分布。

相比较而言,这种自然地理情状,决定了中央王朝向西的目光。西域可耕地(绿洲)的支离破碎,决定了西域很难有一个成规模的中心结构,人文情状的突出特点是分散性。在中央王朝据有河西走廊之后,西域的历史基本上尘埃落定。

和中央王朝开口向西的“ㄅ”字型结构相对应,狭义西域,其地理结构恰恰是一个反过来的“c”字型结构,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基本形成一个向东伸出、向东敞开的臂弯,它在地理上是拥抱东方的。而它向西一线,多是一些险峻逼仄的山口或达坂,这些极度缺氧的达坂,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们冠以“头疼达坂”、“头疼山”的名号。应该说,这些易守难攻的边疆的山口,在冷兵器时代是天然的屏障。也就是说,狭义西域,其自然地理的方向是向东的,其历史人文也是向东,这也是为什么自公元前60年西域纳入祖国版图之后,虽有分分合合,但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和基调。

古典世界的景象

根据科斯定律,400毫米等降雨线,是一道分开农民与牧民的“篱笆”:长城就在这条“篱笆”上。超过400毫米的降水,是适宜农耕的区域,低于400毫米的降水,只能游牧。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在农民政权和游牧力量之间展开,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是草和苗的矛盾,而农民和牧民,不是天然的,是被自然规定的。

风一样,一个又一个,从北方以北,从更遥远也更寒冷的草原深处走出的游牧民族,一个几乎固定的行动方向,一个历史的宿命,是向南,向南,磁石般向南,在与中央王朝的融合摩擦之中,要么如泥

牛入海无消息,融入汉民族的血缘谱系之中,要么固执带着不驯的野性,折头沿着贯通一线的欧亚草原带,向西而去——匈奴是个典型的例子,除了大量融入汉民族外,阿提亚的向西,甚至直逼巴黎城下……加速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陆续而出、反复上演的游牧部族,几乎是沿着这个传统路线,重复历史老路,一次次上演经典的一幕。

仿佛正是在和汉民族的对话和碰撞中,这些“披发左衽、鸟居逐牧”的草原行国,面目才渐渐变得清晰,在世界上最为浩瀚的汉文历史典籍中,留下星星点点的记述。这些记述,带有游牧的个性,不知从何而起,不知何时而终,似乎仅仅是一种“路上”的状态、“路上”的逗留。正是这些“残篇断简”,又几乎是研究欧亚大陆北方少数民族最为珍贵的史料。

除羌之外,现在知道的、出现在新疆的最早的族群,是《汉书·西域传》中的“塞种”或“塞人”,古波斯语称之为“saka”。“saka”本来就有游荡、游牧的意思,这支游牧力量,后因从河西走廊西迁的大月氏的冲击,从阿尔泰山、天山草原和盆地绿洲大规模迁徙,大部分退到帕米尔高原一带,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高车、铁勒、哒、突厥、回鹘、蒙古……如出一辙地重复着熟悉的剧情。

与华夏腹地不同的是,西域绿洲的农业力量是如此分散,不比始皇帝留下的“大一统”,可以被后来者反复演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常有翻牌的机会并直捣漠北老巢。而且,中央王朝与游牧力量在争夺西域经营时,不弃不离,坚持到底,只要国力允许,便放手一试,仅屯田政策,自汉在轮台、尉犁始作俑者,就绵延几千年,因而更富成效。

若单以某个曾经出现过的游牧力量集团而论,据有西域的时间,都远远无法与中央王朝相比。而且,“鸟居逐牧”、变幻无常、如风如云的游牧集团自身,越是到了后来,越是从文化到肉体,更彻底地融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如契丹、鲜卑等。即使是入主中原、据有

大一统的游牧力量,像蒙元、满清,也基本如此。

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南疆绿洲城郭孤岛般的分散情状,较少产生大的联合势力,这里重演的是,如同长城内外的老故事:从漠北西来、从北疆南下的游牧力量,在平息了内部纷争后,沿着丝绸之路和连接南北疆的天山马道、隘口,一次次潮水般覆盖绿洲城郭。

总体来说,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最为持之以恒、绵远悠长。“人主之国”的韧性,隐约如历史之“经线”,一以贯之,气息深厚。而每当“经线”气若游丝,陷于内乱而自顾不暇、力有不逮而废弛收缩之时,“马主之国”的轻灵闪动、迅疾易变,如“鸟居逐牧”,沿“三座大山”,飞来飞去,落脚在西域的绿洲。众多游牧力量,“走马灯”般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方唱,及时穿插,以色彩缤纷的“纬线”与一以贯之的“经线”密密交织。如此,终成正果,收归一统,大成中华历史之锦绣,使西域如中华华丽披风的壮美一角,飘动于时光的长河。

中国统一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农耕与游牧,如一对数千年老夫妻,讲起婚姻史,纷争也罢,恩爱也罢,打到了肉里,也爱到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缘混杂,最终是不分彼此、融为一体。

仅仅是汉字,已经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古老文字,今天的学生,还能读懂《诗经》、《论语》、《周易》、《楚辞》……清乾隆时编辑的《四库全书》,竟收录古代著作3457种、79070卷。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明在文化典籍上,能达到这样的记录——这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魂和核,而由观念到社会制度、由观念到物质经济、由观念到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是祖先丰富浩瀚的心灵和面貌,是壮丽山河、勤劳人民之上的另一个云蒸霞蔚的景象:文化中国——这是一条水量丰沛、源远流长,携带着高原的雪晶、创世神话、游牧炊烟……漂浮着稷、粟、稻、中药、香料、二十四节气、甲骨文、弦歌和水墨……负载着长城、宫阙、大运河、烽烟驰道、丝绸、瓷器、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的文明大河,是东方的流过。

从边疆,从四面八方,从众多古代部族,一点一滴,一条条文明

之溪,汇成支流、汇成干流,最终汇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河。而中国古代西域,在陆权时代,更是一条中华文明的重要水道,沟通中西,联系南北,处在文化交流的前沿。这样的格局,直到海权时代的来临,才略有改变。也因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文化,有着丰富、多样、新鲜、生动的文化因子。一个个风沙中湮灭的故城、烽燧,一具具体质多样、沉睡千年的人类标本,一张张杂驳古奥、甚至在同一张纸上写有多种文字的古代文书,一部部口传心授的民间史诗、民间故事、绚丽传说,一曲曲动听的大曲、歌谣和随歌舞动、灿烂盛开的肢体……见证了统一、和谐、交融、学习的观念、智慧与历史。

大地与云霓

锦绣中华,如果是勾角相连、逶迤于东方的华庐美居,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再加上港、澳、台,是相通相连的35套房子,那么,新疆就是祖国西边最大最美的一间。这最大最美的一间,家具也出奇得大:横贯东西的天山,是一个安稳、无限的书案或餐桌。47个民族、13个世居民族,围着这个大书案或大餐桌,排排坐,屁股下是绿洲的软垫。大家学习、阅读、思考、工作、生活……

天池、赛里木湖,是早已备好的两杯清茶。

吐鲁番和果子沟,是随手可取的两个果盘。

天山松树,是漂亮的、码放整齐的下酒凉菜。

冰山、雪冠,是空调,也是冰激凌呢。

而昆仑山和阿尔泰山,是南北两个单间里的两张栖息梦想的高榻。

……

这是一间处在顶楼、视线很好的房子,远方永远在更远的地方。
这是一间采光极好的房子,洒满阳光,简直就是天然画室。

苍苍茫茫地平线,苍苍茫茫天地间,360度的宽幅画面……新疆是室外的,露天的,敞开的。新疆有最好的露天效果,是在路上,地尽头,天边外。

如果一个地区的文化、情感、个性、习俗,也可以用温度计来测量,新疆是强烈、热情、沸腾、极致……新疆,有一颗奔驰的心,直率的爱,喧哗的声音,无遮的视野,性感的身姿,浓颜的面庞。我想看清新疆的容颜、气质和心灵。

直到今天,人类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地球上,而且大部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不能够“全球化”地飞来飞去。世界越是连成一体,故乡在一个人精神文化的版图上就越是醒目和突出。

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圣地,如同沉陷中的记忆,偏僻而隐匿,黑暗而甜蜜。这令人惆怅、忧伤、难舍难分的故乡母亲,是我们血气蒸腾的内心,是我们岁月的风向标,是艰难燃烧的风中之烛,照亮返乡的小路。

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地理仍然是决定我们的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从而决定我们的历史。而自然地理影响到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质世界和客观基础——越是上溯久远,就越是如此。

“疆”字仿佛专为说明新疆而设。这个字左右结构,左西右东:危险来自西方。“疆”中之“弓”,一次次向西张开。它弯弯曲曲的“弓”字边,就像新疆56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而那片“弓”外之“土”,提示我们在近代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面积之大,足可立国。

2004年我去一个中亚国家。火车向西,一过阿拉山口,景观大变,林高草密,湖泊成串,气象壮阔,雄浑深厚,好一派中亚大草原原始风光,让人不禁感慨万端。沙俄划走的土地,决不仅是面积之巨,在质量上,尤其胜过我今天的故乡。

“弓”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国家,失利在火器盛行的工业时代。汉唐开疆扩土,不输于漠北的马镫和弯弓,但到了晚清,形势大变,

再也翻不过身来，一败再败于西方的“来复枪”。

“弓”字还告诉我们，中央王朝在新疆有漫长的屯田史。自西汉开始的屯垦戍边，绵延几千年。从政治、军事而言，代表历史上中央王朝的有效管制；从文化、文明而言，源源不断地为西域注入儒家的文明。直到今天，绝无仅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部分团场，仍然由北至南，分布在边境一线。兵团是我的血地，我在团场生活了18年。

“疆”字的右边分别是“三横两田”。“三横”由上至下排列，分别代表三条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

但这是多么大的“三横”呀！

在新疆行走，不管是走上几天、几个月，茫茫天宇之下，漫漫旅途之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你周身围拢成圆弧的地平线上，至少有一脉大山远远相随。山顶雪线，如银蛇颤动，逶迤天际。这雪线，如老人的眼睛，似乎为了看得远些、再远些，努力地眯缝着眼睛，静静俯视脚下辽阔大地，俯视大地上的沧桑变幻和踽踽独行——你始终躲不开她的目光，你始终在她的寓言般的视线里。

“三山夹两盆”。上“田”为北，是准噶尔盆地；下“田”为南，是塔里木盆地。天山，果断地把新疆一分为二，北面是“北疆”，南面是“南疆”。就这样，新疆自然地理的骨架：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写出的一个大大的“疆”字。

阿尔泰山脉的大部分在境外，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是她伸向东方的脑袋。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后播出的天气预报中，这个高高翘起的“鸡尾巴”，就是阿尔泰山。她的羽毛被来自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强劲水汽，吹成一朵盛开的屁股花。夏雨阵阵，冬雪纷纷。这里是新疆降水最多、植被最好的地方，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牧场和肉库。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水系——额尔齐斯河，就发源于这里。这条穿行于白桦林和碎石河床之上、清澈见底的蓝水晶之流，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河。

阿尔泰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历史上，它是驰骋于亚欧大陆北